

张謇聘请的英语家教杨仲达

□朱江



1905年至1912年,张謇的儿子张孝若在通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就读期间,住在博物苑的花竹平安馆。其间张孝若也由张謇聘请的老师给他授课。据曾担任南通军山气象台首任负责人的刘叔璜1962年回忆,张謇曾请张景云教授国文外,还请杨仲达教英文。

杨仲达,即杨恩湛(1887-1937),字仲达,江苏武进人。1903年,湖北总督端方从湖北省各学堂中,挑选了10人派赴美国留学,其中包括毕业于湖北自强学堂的杨仲达。据湖北自强学堂1899年的学生名单,杨仲达为英文旧班的学生。杨仲达是江苏人,所以端方曾让杨仲达签下毕业后回湖北服务年限的保书。杨恩湛先后在科尔盖特大学、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人文和社会经济学,1910年获学士学位。

杨仲达是由赵凤昌介绍给张謇的。赵凤昌也是武进人,跟杨仲达是同乡,而赵凤昌跟张謇是多年的密友。目前能够找到张謇与杨仲达最早交往,为1910年美国实业家大费来华的时候,那时杨仲达刚刚留学归来。11月9日,赵凤昌夫妇邀约张謇、熊秉三夫妇、叶揆初夫妇、刘厚生夫人,宴请大费夫妇和华尔特夫妇,由杨仲达、严怡庭担任翻译。第二天,赵凤昌宴请英国

《泰晤士报》的勃兰门,张謇和熊秉三、叶揆初、杨仲达、严怡庭作陪。11月14日,张謇从南通坐上“江孚”轮去南京,杨仲达也在这条船上。12月26日,在汉口的张謇与杨仲达交谈,“乃知其年已三十四矣,尚未娶”。12月29日,杨仲达拜访张謇,与张謇交流。

一位留学精英愿意屈尊来给一位小学生家教,想必一方面是出于对张謇的敬重,另一方面也是看在赵凤昌的面子上。在张謇给张孝若的一封信中讲道:“英、算已请杨仲达,四五月内可去,月八十元。怡儿告之三伯父。”怡儿即张孝若,三伯父为张謇,张謇写这封信时人在外地。信的时间签署为四月六日,没有确切的年份。

张謇非常重视英语教学。在筹办大生纱厂的时候,张謇就需要跟洋行和外籍工程师打交道,也就意味着需要外语知识和人才。1897年12月8日,大生纱厂的刘聚卿委托郑孝胥找一位翻译,郑孝胥推荐许绍琛,许绍琛第一个月的薪俸为洋30元,当时大生纱厂工勤人员缪申保5个月的报酬只有洋20元,可见翻译在当时的大生纱厂的地位。1900年订立的《大生纱厂章程》的“进出口章程”中规定:“学徒间日轮班,至翻译学堂学英文、英语两点钟。中班愿学者,日间无暇,或晚饭后学习两点钟。”显见张謇对于员工提高英语水平、便利与外籍工程师和外商交流的迫切心情。

张謇希望张孝若日后能担当大任,在他为儿子设计的成才路径里,去欧美留学,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是其中的重要一环,而英语则必须

要在国内打好基础的。当然如果张孝若将来能够掌握三四种外语,张謇认为更好。

杨仲达给张孝若授课的情况,现在只能从张謇写给张孝若的信里窥见一二。杨仲达认为张孝若英语的语音语调不准,也不肯反复熟读,将来肯定会一过就忘。闻听此言,张謇关照张孝若,英语学习最注重语音语调,不能熟读英文材料也不利于语法的掌握,学了等于没学,希望张孝若“下学期须勉力志于切实、熟读二义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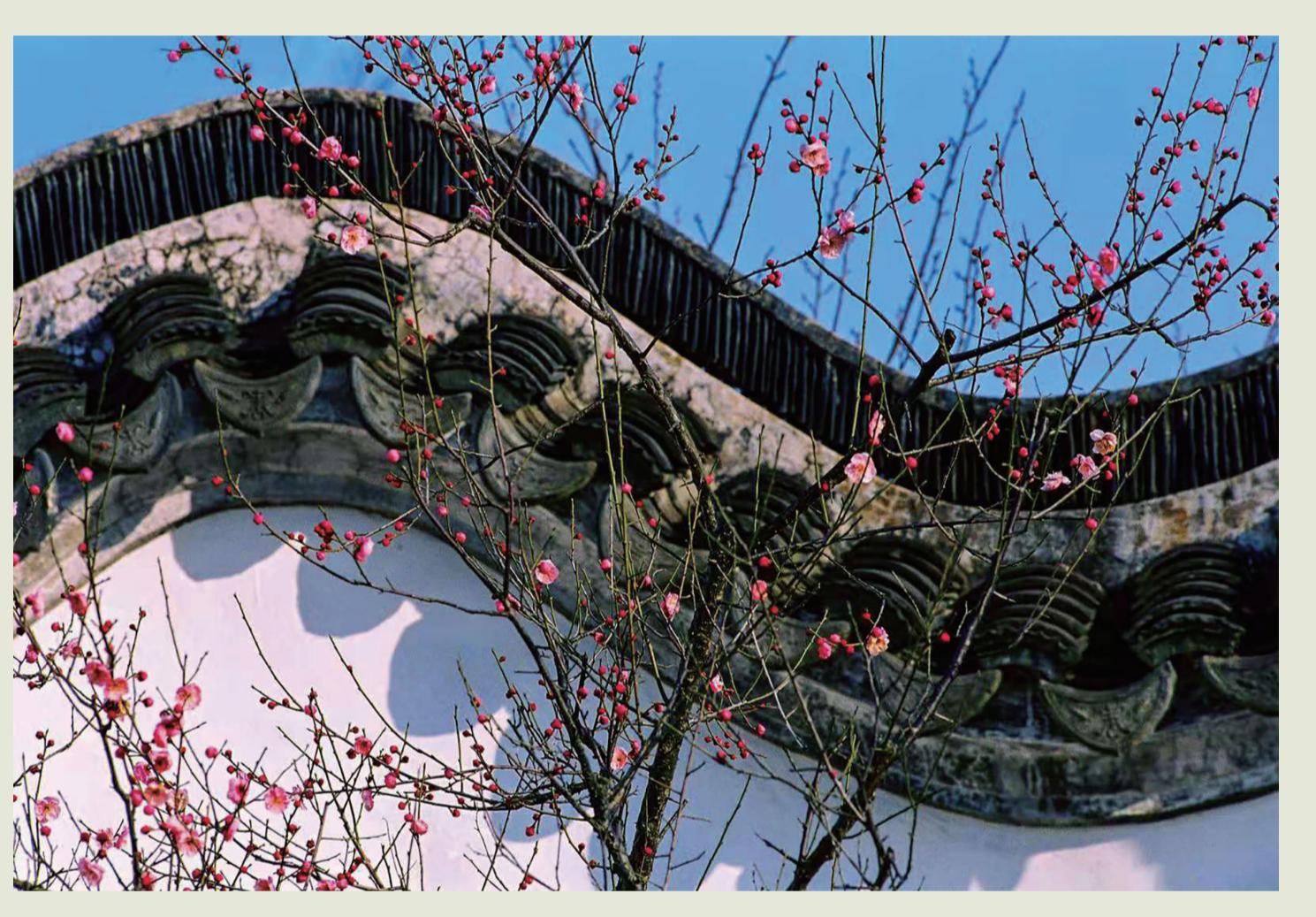
1913年2月14日,张孝若在南京坐上津浦快车,北上青岛,求学中德合办的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,即德华大学。杨仲达和许泽初陪伴张孝若去青岛,安顿好一切再返回。

1912年12月23日,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的张元济在日记中提到了杨仲达。徐凤石向张元济介绍杨仲达来工作,张元济给杨仲达开出160元的月薪。徐凤石讲,杨仲达第二年的2月才能过来履职。这个节点,与杨仲达完成张孝若家教课程时间是吻合的。

杨仲达1915—1918年任教于清华学校,和王文显共同担任教务长,还担任《清华学报》中、英文掌校兼编辑。张謇一度萌生让张孝若到北京,聘请清华的教师给张孝若“专教科学,半年或一年,以为出洋之备”。为此张謇还给杨仲达去函,希望能代为物色教师。只是这个设想后来没有落实。

杨仲达后来长期在外交部工作,1919年曾任顾维钧的秘书。北洋政府垮台后,成为仁立公司的董事之一。1937年病故。

(作者单位:南通市档案馆)



梅信 □陈建华

老港追怀

□蔡晓舟

一晌贪欢,乘兴而步。进入海门的张謇大道,沿江岸长堤东行十里,有人像载水的风车逆级而上,只为倾倒自己承载不了的片片乡愁。

仿佛一场蓄谋已久的偶遇。

青龙江港,不抵岁月侵蚀,寿终正寝在时间风雨中。此刻,它在一双怀旧的目光安抚下,借助激越的江水反射着隙大墙坏、残垣断壁的自己。但无论左看还是右看,落满尘埃的脸面总有一种古铜的光泽。

弃园之内,林木寂静、鸟雀孤独。五六幢窗破门碎呈分散排列的建筑,赫然如星座沉浮在万象之地、兴废之端。只是,它们早已退去了曾经的烟火人气、书香茶韵,退去了往日万般的风光和车水马龙,仅向我端出一线热情阳光。悠悠岁月之下,它们仿佛也有人生三晃,最初的虚晃,早已淹没在人们的记忆之中,再晃时人去楼空,三晃已从容走进往事。可见岁月沧桑,历史在时光面前竟如此短暂。

当年青龙江港,建有开往十六铺、浏河、崇明码头的独立候船室,这些面江而建的框架建筑,堪称岸线离水最近,也是水岸间最具人气的地方。曾经以一支烟抵达彼岸崇明为荣,到现在一小时都市经济圈,这段距离足以诉说今天的时代之需和生活之变。

没人住的房屋垮得快。偌大的一堆建筑依仗钢筋水泥的骨力将生命顽强地延续下来。只可惜,它们还是被一群所谓的拾荒者,卸走了早已不问时光的门框,割走了不诉离殇的扶梯栏杆。他们,即使不承认对岁月留守者的谋财害命,但也是对时光见证者的一种戕害。

就这样,一个手拿旧船票的人,失措在一个闻不了汽笛声、看不到喘气冒烟的江轮,找不见留着粗辫子售票员而满目苍凉却涛声依旧的残冬午后。

只适合向岁月讨过往事,不适合对天祭礼,似祭殿而非祭殿的阅江楼。一排排窗户如同一双双对江而视的眼瞳,它们在经年不变的老地方仍定睛细数着江上往来者。

满江而过的浮云,穿梭而来的飞鸟,这是它们的遐想者和尘封不了的故事。假如,再后退三十年,那些饥渴的目光里,一定有我行色匆匆的脚步,一定有我肩挑行李的悄然身影。举目远眺:激流深处,一群群黑色的野鸭在波峰浪谷中时现时没,尽情地体验早春二月的凛冽江水。

一座与江水为伍,依岸而筑的亭式水文站,婷婷玉立,琉璃、金顶,俨然一座缩微的黄鹤楼。她一边忍受着被横风割裂的伤痛和无人登楼题诗的寂寞,一边与几根风化缆绳和几只破落浮筒在风中吟唱:白云千载空悠悠……

江边,有摊被风折腰的芦荻,她们望眼中是否也少了昔日高大伟岸的伙伴,仍纠结在某个时间节点?鲸饮百川的长江,是否因少了长啸而鸣的龙躯而顿失往日风韵?如是,孤独的星座更有理由深陷在乡愁地标被沦陷的自责中。而波唇浪舌的一江春水,才不管你如何多愁善感和感慨万千,只顾浪奔浪涌、高歌而去。

上游方向的陵园,竟然没有吹来落叶将腐的气息。倒像一艘越驰越近的绿色巨轮,那些没有购买返程票的不归之客,恰好又是若干年前穿行在渡轮廊桥下被码头之口反复吞吐出的人,现在,他们已同是长

江的陪伴者和逝者如斯夫的守陵人。而那些扣舷而歌的朵朵浪花,若谁能翻译,必是他们欲说还休的语言。这艘被大地之手攥住不放、永远抛锚在时间之外的巨轮,恍惚间特像眼前的几幢空楼,有时被人惦念,有时被人遗忘。

江边多风,水有灵性。顺风顺水的和谐组合,就是颐养一方天地的风水。

百年前,江港的诞生之日,就是状元张謇的事业跌宕之时。其后的青龙江港,犹如一块和江河母体相连的玉佩,十里荣光,百里扬名。大小商铺像蜂巢一样拥挤,南北商贾如候鸟一样聒噪穿梭。鸿雁传书的邮局、氤氲一片的饭馆、文生化始的学堂,堆满棕绳、桐油、渔网的渔需商铺,还有那些供南北商贾打尖歇脚的驿站旅店。它们虽非高门大户,亦无康庄之衢的雀替斗拱和雕工考究的浮雕楹联,却也青砖黛瓦、粉墙檐廊。其繁华气象,甚至不亚于千百年前的盛唐之时、汴梁之最。

时间,岁序更新的最佳催化剂。往日路修多艰兮,今日宏规大起八龙过江。飘零的雨丝下,那雨滴石阶的声音,宛若时光讲解员的激动泪水。一滴草尖上的雨露在风中摇曳,又如老港挥之不去的那滴思苦泪。

野芳发而幽香,佳木秀而繁阴。刚入驻的香樟,在轻风扶持下,或将上岗成为修旧如旧、返老还童的第一批见证者。

风中徘徊,不觉日暮。初晴的天空有种《桃花源记》中“初极狭,才通人”的意境。太阳想下山就是破解明日的黎明之阵。临别,我以一声远景的咔嚓,权作对一个沧桑老人的揖礼。

老港阅尽千帆,回首将依然少年。



校园里的树

□孙陈建

的校园里的树应该多于孩子们的人数的。一个孩子起码可以结对一棵树,与之亲近,为之浇水、施肥、防虫,要让孩子们体验到树的成长有他的功劳着呢。如果是结果的树,运气好的树遇上会养护的孩子,再加上好的年景,果实大量成熟了,学校里的师生们可以来一个品果大会呢。这样得来的果实,是一辈子都记得的甜蜜。这样的结对,即使孩子们离开了学校,总有一天孩子们还会像鸟儿一样飞回来,飞到当年的树下,抚摸之,拍张合影,带走念想。

校园里的树是不同于别处的,他比原始森林里的树更有人气,比城市的街道树多了灵气,他更多的有着一种将成国之栋梁的浩然之气。也许因为如此,很多人都愿意亲近校园,愿意在校园的林荫小道上信步,愿意氤氲在这种天地正气里,用目光抚摸每一棵默默无语的树,冥冥中,仿佛就融入了树的家园。

校园里的树应该是品种繁多的,这些形态迥异的树啊,可以让孩子们领略到大自然的丰富博大。这里有土生土长的树,也应该有外来的繁育品种。可以有专门开花的树,也可以有擅长结果的树,还有一门心思成材的树……每棵树不管品质,都应该带上胸卡,用不同的文字书写上她的芳名和简介。在校园里,每一株树都跟学生们一样平等,一样接受阳光和雨露。孩子们度过了一个学年,树们的年轮也画了一圈。

校园里的树是不用砍伐的,也不一定修剪,只需要给他一个扎根的地方,任其恣意地舒展根须和筋骨,大地是她母亲般的怀抱,天空是她父亲般的胸膛,他应该是独一无二的个体,也正因为他的个性不同,所以他不需要去跟别的树攀比,他只需要独自一个劲地吸吮大地的养分,向上冲着蓝天,幸福地成长。

校园里的树是需要孩子们关爱

银杏

□低眉

作为落叶大乔木,银杏喜欢在秋天落叶子。它的落叶,文人称之为黄叶。说起黄叶,俨然已经是银杏叶的艺名。秋天那么抒情,大提琴一样沉静,没有黄叶,可怎么成?看啊,一片片的黄叶,从枝头掉下来。有风,就被风吹着掉。没风,就自己掉。有风的时候,落在地上,不发出风的响声。没风的时候,掉在别的叶子上,发出的声响,轻轻的,微火一样,倏忽而逝,有如秘境里的私语。这是一片叶子,对另一片的问候。叶子们相互的问候,只有大地能听见。

曾经那么期待秋天来。树林里,有人踩着黄叶铺成的松软地毯,到深处去。牵不牵手,都不在意。重要的是,呼吸相连相通,身处同一片水域,浅水域。阳光清澈,而眼神,深深。下午四五点钟的,秋光,斜斜地插进了密林,又不烈。是金色的。如果风把提琴的声音缓缓送入,我愿意在这样的情况下死去。或者什么也没有,我们在金色的树林里,凝视。你沉默,我哭泣。

等到秋天真的来,又不是这回事。树林里并没有那样一个人。这一个,太温柔了。温柔到人根本就哭不出来,不大好意思。凝视是没有的,我家的银杏林也被伐掉了,可能是这个缘故。

银杏是细腻的事物。这一点,不仅是因为它小扇子一样的叶子。的確它的叶片也是细腻的。一扇扇地生在枝条上,乖顺巧妙的模样,和小脸的女子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不像别种植物的枝叶,它的叶片上,几乎看不见毛孔。真的细致极了。

但是且慢,银杏先端浅裂的叶子,西洋人说像贵妇人头,在中国古人的眼里竟然形如鸭脚。“鸡头竹上开危径,鸭脚花中摘废泉。”皮日休的这个句子里头,鸭脚是什么呀?就是银杏叶。真是煞风景的。我不要银杏叶子像鸭脚,被酱油醋腌制了吃下去。我宁愿它像贵妇人头,在女人的头上张开来,庞庞的样子。要到明清以后,银杏叶才慢慢地摆脱鸭脚这个充满了恶趣味的贪婪艺名。想想有点灰心,就连银杏,也有这样不体面的名字,其实我们有时候有点坏名声,也没啥大不了。

银杏不仅是叶片,就连它的树干,也是细致的。从来没有见过哪种树木,能像银杏这样挺拔婷立,而依然让人觉得有男性的咄咄逼人。毫无疑问,银杏是高的事物。奇怪的感觉在于,即使它那么高,我也仍然觉得她是一个女性。如果树木是有性别的话,它早就被我归结在雌性的一种里头了。它即使那么高,也是不张扬的,不侵略的,抒情的。站在秋天里,它的美,是银色的,安静的。你可以看看它的树干,即使比大腿还粗,即使也有了裂缝和皱褶,它依然

是银色的,仿佛仔细地处理过那些裂缝和皱褶的边缘似的。

银杏是缓慢的事物。要是一棵银杏死了。你切开它的枝干。你就更会为它的细腻所折服。它简直是一个肤如凝脂手如柔荑的美人,皓腕凝着霜雪。那些细致的玉石一样的纹理,荡漾着一棵树木的情思。它的细腻,根源是因为它的慢。慢慢地长,沉静地活,不躁急,不轻浮,作为一种有定力的物种,它把时间也一起吸收到身躯里,才涵养出自己如玉如石的模样。作为第四纪冰川运动所遗留下来的最古老的物种,它的珍贵,是因为自己的孤独,也是因为它享受着自己的孤独。

银杏的果子,有着少女一样的名字:白果。试着喊喊,小点声:白果,白果……喊着,喊着,一个叫白果的少女就出现在你面前。她有椭圆的瓜子小脸,长短相宜的白棉裙,发出淡绿的光,瓷一样。那么结实,那么乖巧,那么……令人心疼。

白果是好吃的。吃它必须遵守戒律。它的戒律就是不许贪婪。白果是一种有戒律的事物。那时候我们外婆家门口一株大白果树,据说是妈妈小时候种下的,后来长了那么大,远近闻名,是我们的躲荫树。它结白果要靠授粉。外婆会把那些白果捡起来,留着过年的时候烧肉给我们吃。却也不许我吃多。不是舍不得,而是怕真的会中毒。那样一份白果烧肉的年菜,饱含了外婆的味道,这一世再也吃不到。想起来不免又泪湿眼帘。然后,谁又能长生不老呢。我们都不过是奔命的人。“这世上,除了声光电,还有三样东西——它们是爱、戒律和怕。”外婆的白果菜,认真地阐释着这句话。

读到音乐诗人铁金写的一句诗:“想起一种柔软的死。”能提供这种死法的,大概是提琴了吧?我想。而提琴的杀伤力,一定要和秋天在一起,和黄叶在一起。我想带你们去见,等在言语尽头的事物。我们来听提琴曲,不要担心真的会死,死不彻底就是了。钢琴的伴奏,会薄银子一般笼住提琴的柔软。听,《把心交给你》的曲子响起来,秋天、黄叶,以及你需要的恰到好处的旋转,随着音乐,渐次清晰:

我们停下来吧,在路边安静和玩耍
秋天,黄叶,在赶来的路上……
等水流的忧伤
缓缓经过河床,蓝色的石头
露出来,飘舞的事物
飞起来
如果一起旋转
我就把使劲忍住的泪水
哭出来
懂了吗?秋天,黄叶,这两个明澈又缠绵的事物,是一种柔软的乐器的绝配。